

黃紹祖著

顏子研究

正中書局印行

復聖顏子像



AVC 221/57

復聖顏子贊

一、序曲

大哉，顏子！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至哉，顏子！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哀哉，顏子！

泰山其頽，梁木其壞。

傷哉，顏子！

河海其枯，哲人其萎！

二、顏子之智

皜皜顏子，聖門之光；聞一知十，才學汪洋。

履空如愚，入室升堂；未見其止，日進無疆。

顏子之歌

顏子研究

語之不惰，莊敬自強；遷善體仁，若決河江。
非助夫子，至聖難量；三盈三虛，聖德用彰。
窮神知化，天地氣象；不幸短命，道統幾亡！

三、顏子之志

巍巍顏子，華夏之光；亦步亦趨，慕聖之綱。
三月不違，旭日初將；回何敢死，中正剛強。
德冠四科，聖門榜樣；克已復禮，行仁之方。
四代禮樂，豈但爲邦；禹稷同道，孟軻仰望。
舜何人也，宿願未償，秀而不實，慟乎天喪！

四、顏子之德

蕩蕩顏子，中華之光；博文約禮，學有綱常。
門人加親，化育同窗；不遷不貳，簞瓢陋巷。
能問不能，胸懷坦蕩；多問於寡，至虛至臧。
若無若虛，宇宙同量；犯而不校，悠然坐忘。

大德無位，用行舍藏；參贊造化，永祚同望！

五、終 記

皜皜乎，復聖！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巍巍乎，大聖！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洋洋乎，至聖！

化育萬物，峻極於天。

蕩蕩乎，神聖！

唯天爲大，唯顏則之。

※ ※ ※

大哉！至哉！

悠久無疆，萬世共仰！

顏子之歌

顏子研究

聖哉！神哉！

人神俱歎！日月同光！

江西臨川黃紹祖

書於風城退居軒舍藏齋
民國六十五年端午節

陳立夫先生序

顏子至仁至孝中為智慧最高之人能聞一知十
孔子而自嘆不如惜乎其自奉過份儉約而致力
求學與從公孟子稱之謂與禹稷同道不幸早逝
孔子笑之表曰夫喪子之喪痛其道之不易
傳也余少時頗愛慕顏子氏十九遊曲阜謁顏子廟
見有一碑其文至今尚能記憶上曰貧也者我不知其
惡壽也者我不知其惡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
以傳道孰謂難老年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

聖三月無違。老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後。
聖。此文對顏子，讚美恰得其當。惟顏子一生
之學業事功，迄未有人作詳盡之研究者。黃紹祖
君有鑒於此，費若干年之功夫，搜集資料，詳加攷求，
成一有系統之著述，殊屬難能可貴。際此物慾橫流，
仁道衰微之時代，顏子之精神，宜之以救世弊，咸書教
句，以樂世成，是無任之入于吾母孔教齋。

自序

公孫丑問於孟子曰：「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揆其文意，「昔者竊聞之」一語，若非孟子所云，其意亦已默許。然亦因此一語，後世對顏子之評價，遂成定論。又因孟子認「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此於顏子又推崇甚重。歷代大儒賢哲，縱未將其與冉牛、閔子並列，然亦以顏子之於孔子，爲未達一間。對顏子自言其志，孔子獨許之辭，曾子推崇之語，均未深究，且多曲解，致使顏子之道，隱而不彰者，兩千有餘歲矣！我心戚戚，久不能釋。

顏子壽不長，道統幾絕傳，孔子哭之慟，固哭顏子之命短，亦哭道統之絕傳也。顏子能「復」，行中道，若無若虛。其自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再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爲人也，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事孔子，門人三盈三虛，而獨不去。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凡此言行，非大而化之，從心所欲者，決難至此，豈可泛泛而論之哉！

子貢穎悟性達，智足以知聖人，且好方人。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俱弗如也。」（唐前之論語

本。均有此一「俱」字。斯亦與史遷記孔子厄於陳蔡，孔子贊之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莊子「讓王篇」所謂：「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大衆歸儒：「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之意同。

曾子老壽，得悟孔子性與天道。及其晚年，嘗極力推崇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最能表達顏子精神。臨終之時，仍念念不忘告誡其子曾元，曾申云：「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足證顏子對其一生影響之深遠。

孔子二十歲仕魯，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二十二以知禮名世，二十三始教於闕里，五十一爲中都宰，五十三遷司空，五十四調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五十五歲去魯適衛，自此周遊海內，顛沛流離，徧干世主；六十八歲返魯，未得用於當世。自諱其爲學次第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反觀顏子，年十三初事孔子，十五得聞「克己復禮爲仁」之道，卽能三月不違，十六問爲邦，十七隨孔子周遊列國，十八與孔子遇匡人之難，天下均知其爲仁者，十九隨孔子微服而過宋，二十五厄於陳蔡，二十九髮白齒落，澈悟聖道之全體。其贊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三十從孔子歸魯，娶宋戴氏爲妻，家貧不仕。孔子美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對於爲政，復許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一本大道之自然。三十一生子曰歆，三十二歲而卒。一代青年聖哲，遽歸道山，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顏子之於孔子，是豈「具體而微」、「未達一間」，所足以喻之哉！謂其同於孔子，知幾其神，亦不爲過。

顏子，孔門高弟也，雖稍識之無者，莫不耳孰能詳。惟以得年甚短，事功不富，對其入道次第，苟欲爲之闡發，誠如沙中淘金，非精密細心耐力以求，不可得也。宋明儒者，嘗從事於斯，惜未明其全貌。元人楊奐東「遊關里記」云：「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其言出於至誠，不似他人自以深知顏子而妄加論斷；亦非如庸俗之徒，自鳴其高曰：「我顏子也！彼似顏子。」淺薄可笑，於世何益。愚以欲明顏子，首應知其爲學次第，知其聞一知十，乃天生聖哲之資。顏子初聞「克己復禮」之道，重點在一「復」字，不遠而「復」，稱爲「庶幾」，易所謂「反復其道」是也。由「復」而擇中庸，故能三月不違，得善服膺弗失；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吾故曰：「復爲顏子入道之門」。由擇乎中庸，遂能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觀其年二十九喟然而嘆，是猶文王望道未見，乃真見也。吾故又曰：「中爲顏子入聖之境」。中庸爲至德，顏子返魯未仕，非不仕也，無聖主明君重用之也，反復其道，雖仕亦無益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顏子，聖者也，焉有不知命之理！此時顏子之學養境界，已若無若虛，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深不可測，與孔子高堅前後，從心所欲之意境，無以異也。我故再曰：「虛爲顏子知幾其神」以此。

「莊子」一書，人皆以其自謂「寓言十九」，爲不可信。史遷云：「其學無所不闕，然其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自蘇子瞻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之作出（見莊子祠堂記），自是爾後，疑「莊子」爲僞撰者，有如恒河沙數，然均不疑「內七篇」，於「外篇」中以「寓言」爲全書之凡例，「天下」爲後序。疑之者又相率謂爲先秦及漢魏之際，學莊老者所爲。

準此以觀，其疑有三：

一、史遷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遷去古未遠，其言自可信而有徵。是則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乃應與之同時。孟子尊孔聖，關楊墨不剩餘力，莊子既「詆訾孔子之徒」，何以無片言責及莊子？

二、荀子爲戰國時人，稍後於莊子，「解蔽」篇僅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與莊子內七篇內容關係至密。史遷又言其「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訾孔子之徒。」是則先秦之前確有是書而無疑。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凡此八儒，均未見據理以駁斥辯誣。

者，抑其言果有此事耶？

三、莊子「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張默生「莊子新釋」解曰：「寓言的成分，已佔有全書的十分之九了，剩下的也不過還有十分之一；爲什麼重言又佔全書的十分之七呢？莊子書中，往往寓言裏有重言，重言裏也有寓言，是交互錯綜的。因此寓言的成分，即使佔了全書的十分之九，仍無害於重言的佔十分之七。這種交相引用的例子很多。」何謂「寓言」？郭象「莊子注」曰：「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不如張說之合理。寓言者，寄托寓意之言也；重言者，先哲時賢之言也。莊子曰：「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止也）也。」何謂「卮言」？張默生曰：「卮是漏斗。卮言就是漏斗式話。漏斗之爲物，是空而無底的，你若是向裏注水，牠便立刻漏下，……莊子卮言的取義，就是說，他說的話都是無成見之言，正有似於漏斗，他是替大自然宣洩聲音的。」非莊子者，皆取莊子自謂「寓言十九」，不顧「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合於自然之妙）」是則莊子之說，並非空穴來風，有可採信之處。

拙作年譜、年表，頗多取自莊子，爲鄭重計，本文則少引用。凡經後人考證其爲僞撰者，一律從缺。顏子不幸短命，研究資料奇缺，乃爲不爭之事實。韓非子曰：「有顏氏之儒」。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舍顏子外，尚有顏姓者七，且均魯人，除顏子之父顏路，曾在論語一見，其餘未見道及。顏子隨孔子周遊列國，名滿天下，觀史記「孔子世家」載楚令尹子西之言曰：「王之相輔，有如

顏回者乎？」可知。返魯未仕，授徒設教，從之者衆，而傳於後世，亦極其自然。是則韓非所言，實爲顏子再傳之徒而無疑。惜以秦火，使古、魯、齊三論，失去其二，斯誠憾事。漢魏諸儒，記錄孔門遺事，整理文化遺產，對古聖先賢史實之留傳，厥功至偉。後之學者，每多以爲僞撰，諺云：「書經三寫，烏焉爲馬。」輾轉傳誦抄錄引用，難免略損其真，豈可執一廢百，以偏概全，因其些微差失而一筆抹殺！宋明儒者，復多引佛入儒，格於「具體而微」之一語，不敢暢所欲言，有失孔子獨美顏子之本意。清重考據，在滿人高壓政策下，專以辯瑕議疵，尋覓經典缺失爲志職。具義理見解者，固不乏人；粗淺卑陋，以疑古非古，自鳴其高者，亦比比皆是。程、朱、陸、王，均爲一代醇儒，爲後人所信仰，亦嘗有此缺失，其餘諸子，更無論矣。熊十力在其「讀經示要」概乎言之：「夫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不過拘束於偏枯之考據，於六經之全體大用，毫無所窺，其量既狹隘，其識不宏，其氣則浮虛，其力則退縮。及清之末世，外患交迫，國中學子雖激而思變，然識者已憂其不爲春筍，將爲細菌潛滋。蓋學絕道喪之餘，欲得一、二敦大寬博，樸實雄厚，真知實見之儒，以引導新興之社會，而端其趣，定其向，使無盲人瞎馬，半夜深池之患，是固不可得也。夫草木之生也，必水深土厚以養之，而後其生蕃焉，人而欲爲成德之人也，豈可持膚雜知識，以成其爲人哉？非含茹於經義者，至深至遠，而可開其神智，堅其德性，涵養其立我蒸民之願力者，吾未之敢信也。清世經學已亡，士之慧敏者，或以考核數名專家，或以文辭稱臣子，而大儒竟不可得，國學建而無師，乃必然之勢也。」民國以降，西風東漸，非古之論尤烈；遺風流毒，以迄於今，雖復興基地，亦深受其害，有識之士，能不

憂心悄悄，亟思所以救亡圖存之道乎！

竊嘗論之，維繫歐美人心於不墜者，厥爲耶說；使我中華文化久而彌堅者，乃爲孔學。耶說家絃戶誦矣；孔顏聖學如何？鼎革以還，視若蛇蝎。馬列邪說乘隙而入，馴致人心陷溺，赤焰高張，大陸沉淪；痛定思痛，不亦大可哀耶！妄念作狂，克念作聖，一人貪戾，天下作亂。幸我總統 蔣公，首倡「整理文化遺產」，繼則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成立「孔孟學會」，使中華道統，得以維持於不墜。元蒙之際，遺老建言尊顏子爲「復聖」，果何出此，蓋亦有深意存焉！神州迅即光復，實乃漢族剝極而復之機也。我政府自大陸撤退，勵精圖治，生聚教訓，吾人闡揚「復聖」顏子，震下坤上，一陽始生，貞下起元，剛健順行，光復神州之期，亦不遠矣！以顏子之智之勇，顏子之志之才，顏子之學之德，使之爲法於今世，啓迪社會，教育青年，非惟足以移風易俗，敦品勵行，救人心於陷溺，且可闢邪說，放淫辭，發揚民族精神，是則今日肩負反攻復國重任者，可不于此加之意歟！

孔子集古聖之大成，古今中外聖哲，無有可與之比擬者。顏子以三十左右之年，同於孔子，是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史遷去古未遠，以求真、求實名世，後人仍不免謂其有毀有譽，況漢魏諸儒，不若史遷之盛名者乎！筆者不敏，幼承庭訓，長遊國學，於顏子之聖隱而不顯，每爲掩卷長嘆，而思有以彰之。近十餘年來，乃於大專兼課之餘，廣爲搜集資料，遍閱先秦、漢、魏之經史子集，兼及宋、元、明、清四代之理學，益覺任重道遠，難以率爾操觚。去歲九月，偶與王教授覺源、李教授霜青、左博

士松超、徐博士芹庭，談及顏子諸多論點，承其謬贊「得窺孔顏心法」，始行決心撰述。然以俗務瑣集，文案堆積，僅於公暇課子之餘，更殘漏盡之際，方可磨墨展紙，伸筆爲文。又以人名、事蹟之求證，廢寢忘食，中途擱筆者，不知凡幾。古人著書立說，含筆腐毫，輟翰驚夢，氣竭思慮之困況，今始心領而神會耳！

今爲顏子立說，願秉史遷之精神，採比較研究之法，以孔子爲骨幹，顏子爲血肉；以顏子爲經，諸子爲緯；以義理爲主，考據爲輔。以經解經，實證個人一得之愚，雖非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之語，然於每一章節，凡與前賢立論相左者，莫不兢兢從事。未敢自謂爲獨見創獲也。至付梓前夕，仍耿耿於懷者，卽所撰諸章，既無餘暇斟字酌句，以求文辭之潤色，且素性粗疏，不專此道，只求辭通意達，於願卽足。復因分章發表，引證故多重複，雖曰顏子史料本少，反復引證，勢所難免，然終未恰我心，所幸綱舉目張，合而觀之，其意仍爲一貫，自青年戰士報「中西文化」版、新時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孔孟月刊，大道、國魂、建設、生力、新動力等報刊，先後連載以還，諸蒙時賢學者獎勉有加，紛詢版期，至感汗顏。撰述期間，並得左、徐二博士暨李霜青教授抽暇代爲校正，警察電臺湯宜諧臺長，謝富棧兄，屢爲清稿，私衷尤感。日前剪輯整理文稿，携以拜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兼「孔孟學會」理事長陳立夫先生，惠承親撰序文，且顏封題，獎飾殷殷，前輩風範，令人銘感不已。

顏子學養，達於若無若虛，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深不可測，筆者淺陋，懵於知聞，安能道其萬

一。宇宙無限，太空隱秘無窮，佛說：「一端毫髮，遍含三千世界。」無量無邊，斯篇之作，亦所以拋磚引玉，仍有待於來者續爲闡發。拙作雖得三十萬餘言，自知未盡顏子之秘奧，爲毀爲譽，均所樂聞，他日再版，當爲籌正。尚祈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江西臨川 黃 紹 祖

書于風城退居軒、舍藏齋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先後刊於「孔孟月刊」十五卷第三期及青年戰士報「
中西文化」版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